春秋讞

二

公伐莒取向

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前言不肯則必有義不足以服莒人而不從者矣又從而伐之以取其邑何義兵之別乎禹征有苗而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未聞以復伐之為義也

五年

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今盾免不言師師

所謂將尊師少也傳於隱五年衛師入郕獨記將

卑師衆而不及其三則穀梁之所知者纔一例爾

故此復妄為不正其敗前事之説然則晉郤克衛

孫良夫伐廧咎如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之類亦

不正其敗前事乎

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如而復以公羊例推之不言有疾者皆無實而復

也其罪大矣正使有疾大夫出疆雖死以尸將事

亦可以擅還乎今事實未畢而經以不專公命加

之以事畢之辭此與前言公孫敖未復者同皆為

說之弊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禮庶人縣封不為雨止此庶人之制也士大夫則

異矣傳蓋讀禮不詳古者朝會雨霑服失容尚廢

豈葬送死之大而反冐之徐邈以士喪禮潦車載

蓑笠為證此喪在塗之備非専施於葬之日者也

九年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王季子猶言王少子也令析王季為王子以子為尊之審直曰王子某如王子虎者豈不為尊之哉意王子亦如諸侯之公子有得氏者有未得氏者而義不可但舉名與王猛嫌故直言季子以見其幼而將事爾

十有一年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
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人者謂司馬子反華元也貶而人之以其専平爾
以人為衆自穀梁之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外裔不日其日潞子
嬰兒賢也
傳為此三例既以中國別外裔矣中又設卑國例

夫滅國未有善者也以外裔畧之别為例猶可矣
卑國范甯謂附庸誤也傳前固言微國不日謂小
國爾若然滅國之罪固有大小輕重乎按襄六年
傳中國日卑國月外裔時今變時為不日乃與言
微國不日同則兩傳自異以經考之齊侯滅萊之
類月以為小國可也然戊寅楚子滅蕭蕭亦小國
也何以反日楚屈建滅舒鳩時以為外裔可也然
六月楚人滅舒蓼舒蓼亦外裔也何以反月其說

元年春

無氷

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無氷矣

加之寒之辭也

經書無氷有在正月有在二月有在春者正月夏十一月也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前乎正月夏之十月氷始凝未知其無氷也故不書冬十二月後乎二月夏之正月凍已解矣自當無氷也故不書春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經書戰未有不日者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傳為疑戰不日則偏戰皆日矣復何疑而起二說乎言曹無大夫以吾四大夫在焉者其失與公羊同

說已見公羊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䈴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

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

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

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

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

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畆然後與子盟國佐曰

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

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

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

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

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

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

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

無績乎攘善也

推傳意似謂梁山有崩道不當書以伯尊攘善故

書經所記者異爾豈以人言為筆削哉此蓋拘泌

麗崩日之義故强為此說尤見日月為例之弊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

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

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

郊牛之口傷與鼷鼠食郊牛角皆莫知其傷與食之日也則固不可以日言審以為急正當書日何反不日也傳意若謂牛口傷此自傷者不可以過有司鼷鼠食角有司備之不謹故云爾若是則牛口傷當日食角當不日何為牛口傷亦不日哉曰

其緩辭前食角文固不可言食其郊牛角後固不可言又食角則其者文之所當施也經本記事天之重非為有司記過也其免不免何足道哉

冬大雩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非也說已見定元年九月大雩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月辛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宋共公以左氏考之未有失德者用華元合晉楚之好國以小息雖謂之賢可也傳拘失德不葬之例故以日葬為危之以共姬而得葬此為例之弊而反誣人之善惡者也且外夫人本不葬伯姬得葬而稱謚以為賢伯姬可矣豈有因是復崇共公

使縱其失德之罪哉夫人之義不踰君吾固言之矣葬紀伯姬不見葬紀侯紀侯固賢者伯姬尚可踰宋公若以為失德共姬反不敢踰何也

十有六年

曹伯歸自京師

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其歸次之

此亦不知歸例而妄言之也說已見前不言所歸

嫌與諸侯有奉者同辭不可言自京師歸于曹爾且曹伯在王法所當誅者王不能正而歸之尚安得為善乎出入不名公子喜時不當為君曹内無君也自某歸傳例但見其有奉非非善惡之說若衛侯鄭自楚歸于衛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類是安得為善可以蔡季一人為例而槩推之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重故或以國殺或以人殺以别之若傳所謂殺大
夫弗以上下道為惡上者則是當言鄭或鄭人殺
其大夫以鄭為上以大夫為下惡鄭伯之無政故
弗以上下稱之則盜乃君殺之名是可以為訓哉

戍鄭虎牢

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虎牢前鄭未服諸侯取而城之故不繫鄭今鄭服
諸侯還以與之為之戍以備楚故復繫鄭此文所

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穀梁固畧聞其說矣

春秋豈反以掩季氏之惡乎

三年

北燕伯款出奔晉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有南燕有北燕南燕稱書燕人者是也北北燕名公

之國也此自其主人所稱傳蓋未知有南燕故謂

此亦前之燕而以加北者為史文也

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

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

以書也重地也

非也說已見前按前文未見蓋佚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

不與楚殺則何為復稱世子鄭康成以為使若不得其君然春秋蓋有成齊舍為君而正商人之罪者矣未有反黜人之君為世子而正一人之罪者也吾說已見鄭子忽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諸侯出奔而自歸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不以諸侯得相名也故楚子頓子不名高偃納北燕伯不

侯事之說蔡廬既歸靈公得葬是乃常法所以不
與楚滅者不在是也

十有四年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
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
其義異也
陳殺公子禦寇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

吳勝楚故言及吳吳戰猶言内不言戰者此春秋之義也榖梁其末之知歟然則柏舉之戰亦吳楚兩夷狄也何以復書敗績此謂蔡侯以吳子戰非吳子之戰也且是役以吳子視楚子楚虐中國而吳子討之則吳爲善故吳子始得以爵見此乃所以爲進吳子其變文以從中國非春秋之常法也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乾侯書在在鄆不書在是也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

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城王邑大事固不得不書所以見周弱不能自城

待諸侯而城之也凡諸侯之役大夫以名氏見者

皆受命于其君無所貶之辭此豈大夫相率而自城者哉十二國之大夫非其君命其誰能帥之此蓋諸侯不自城而使大夫城之以大夫能承君命而城王國為變之正則可以大夫非君命相率而自城是大夫憂中國為變之正不可春秋予奪固視義以為輕重然亦未有不責其君而與其臣者也

定公

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

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天子諸侯即位在踰年未踰年不在殯與未殯既殯而未踰年固不可即位矣若未殯而踰年其可不即位乎春秋蓋以定公立法焉曰既殯即可即位矣何以言之昭公之喪踰年而歸喪以癸亥至而定公以戊辰即位自癸亥至戊辰歷五日諸侯五日而殯者也曠年不可以無君則定公既不得以正月即位改元固不可更俟踰年是以既殯而

後即位者亡乎禮之禮也傳但論殯與未殯有故公無故公而有言曠年不可無君定公不得不即位之義以見變之正此言昭公之事則可而非春秋立法之意也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天子之上士三命當以名氏見非特春秋先王之常法也石尚若欲以名見後世凡史皆可以書矣何必行禮于魯若以孔子春秋為重則石尚安得預知而求之乎

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弒當作殺說已見公羊不以上下道道說已見前所謂不以弒道道者言殺是矣非謂不言弒其君為外弒者也　春秋微者皆稱人惟弒君殺大夫以為衆辭則微者辭窮矣故謂之盜微者雖非盜至於弒君殺大夫則盜也傳強別之為三所謂辟

故歸弒於比不貲陳乞實不弒以陽生不君荼而使乞主弒是春秋可移易弒名而虛加之人也

七年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來者至自外之辭歸者反其內之辭二義不可相

是歸而亡矣亦非經之所深與不得如傳所言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狩獲與引取之於義何擇吾說已見公羊所以大獲麟者正在不地豈在言狩所謂不言來不言有者其說皆迂謬既曰狩獲自不得言來言有也